

清秘史

十葉野聞
上冊

國華書局印行

清代十葉野聞自敘

予既爲南巡秘紀前後編之譔述。以囿於乾隆一世。未總也。乃就清代十世掌故。而先最錄其簡雋佚宕者。自爲一編。曰十葉野聞。都十餘萬言。今以版權歸之上海國華書局。且弁以言。予惟晉唐小說。自西京雜記。漢武內傳。飛燕外傳。以降作者。項背相望。顧皆斷代。列人專舉一事。各爲篇幅。卽亦雜載數朝。錯綜參伍。而支離瑣碎。罕睹首尾。蓋未有薈萃十紀綜甄九流。網三百年之散失。蔚十萬言之大觀者。予生也晚。未獲追隨掌故文學諸先生之後。而髫髻趨庭。卽嗜故事街談巷議。敝帚自珍。比長而徵文考獻。稍有端緒。際會政變。故家遺老。日以凋零。承明金馬。著作之庭。目不屬觚稜。夢遠徒懷建始之年。霓羽歌殘。誰說天寶之事。時物變矣。予之志亦荒矣。乃復掇拾叢殘。纂訂燕語。不忘數典。殊笑大方未能免俗。聊復

爾。爾。若。夫。河。汾。大。師。令。狐。舊。史。貽。雕。蟲。之。一。哂。敢。頡。頡。而。抗。顏。亦。惟。曰。此。子。好。事。者。流。道。聽。塗。說。者。之。所。爲。然。亦。勿。絕。也。予。豈。沾。沾。自。喜。此。哉。蓋。老。人。遺。愛。童。心。可。覓。三。十。年。前。豆。棚。夜。話。歷。歷。如。在。耳。矣。南。巡。遺。事。不。少。鋪。陳。紅。羊。軼。聞。尙。多。粉。飾。猶。此。志。耳。追。爲。此。冊。聊。補。蹉。跎。

民國六年六月毘陵甦敘於宣南寓次

清史秘

十葉野聞目錄

(一) 奉安故事

(二) 九王軼事十則

(三) 下嫁拾遺

(四) 董妃秘史

(五) 顧命異聞三則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

(七) 奪嫡妖亂志七則

(八) 九漢外史五則

(九) 魚壳別傳

(十) 和珅軼事四則

(十一) 香廠驚豔

千葉野聞目錄

二

(十二)禮部堂議和

(十三)林夫人書

(十四)圓明園修復議

(十五)豹房故智 五則

(十六)孝貞后 五則

(十七)閻文介方正

(十八)四春瑣譚 五則

(十九)垂簾波影錄 十則

(二十)熱河行宮歡喜佛 三則

(二十一)瑪噶喇廟 二則

(二十二)崔李兩總管 四則

(二十三)昌壽公主 四則

二十四) 清末雀戲 三則

二十五) 五將軍試金台書院

二十六) 肅順獄異聞

二十七) 剛愎自用

二十八) 毓屠戶 六則

二十九) 寇太監

三十) 劉太監

三十一) 端王與溥儀

三十二) 榮祿與袁世凱 四則

三十三) 控鶴珍聞 十則

三十四) 瀛台起居注 五則

三十五) 老慶記公司 三則

十葉野聞目錄

(三十六) 倚翠偎紅二則

(三十七) 某福晉

(三十八) 磨盾秘聞十二則

(三十九) 小德張

(四十) 春阿氏案

(四十一) 賀昌運

(四十二) 吏部鬻官案

(四十三) 流星有聲

清秘史

十葉野聞

毘陵許指嚴著

(二) 奉安故事

清初東華錄所載及開國方略等書俱言以帝儀葬明思宗一似恩禮前朝備至不知此特定鼎後從諸臣之請下詔掩飾耳目爲收拾人心計耳按聖安本紀及泣血錄等書都言闖賊入宮後得思宗及后尸盛以柳板暴置宮門外三日始得小斂其斂也殆桐棺紙衾下儕輩葬彼等遺臣不忍涉筆矣及滿人入關文字獄急亦無敢彰滿主之涼德者及讀鄉先輩邵青門先生文書趙一桂事不禁恍然比客京師悟大學校生趙某者縱談明季事自言一桂爲其遠祖子孫藏有乃祖筆記當日事纖悉靡遺較青門文特詳今存祠中因口述其大略予最而錄焉

一桂爲輦下肆商抱布買絲往來市廛間樸愿無過人處及京城陷使眷屬居遠鄉獨襁被策蹇驢僞爲軍中運糧食者遠巡入國門凡爲亂兵所困者十餘次幾不得脫奮勇前進卒達禁中先是御史某者直聲震朝右所居與一桂隣闖兵且至御史以殉國

自誓一桂匿其少子慨然以嬰白自任且曰公苟正命僕必爲公營歛如謝臯羽之於文信國故事及事亟御史固在圍城中一桂知其必死故棄家冒險入城以踐約雖死於鋒刃不悔無何御史尸不可得而帝后遺骸方爲僞闖臣順天府某遺官薄葬梓宮窄小如平民禮舊臣亦無一人哭臨者時僞臣某驅使明臣如犬羊因令漢奸苛立儀制輕輻素旄飄搖出城北厝置於十三陵之旁非特不修園寢且不起陵樹碣但以小石揭槩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旣不得御史則犇走視思宗之葬禮傷心已甚旋赴昌平至夜深獨慟哭陵下襍被宿樹陰野草牽衣螢飛鬼嘯不之顧也顧不得思陵所在有友人某爲昌平州吏目延之食宿如是者三日奮然作曰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禮報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澤且使腥羶之徒知吾漢族尙有人也乃卽作歸計欲變產集貲爲大舉顧自恨商僧不諳典禮恐草草貽後世羞意不如先覓一掌故儒生黃門常侍夙嫻朝章國故者以爲籌商治事地然倉猝終不可得最後乃得中涓人邢某自言在宮中值孝有年社屋之日曾目擊帝后陳尸慘狀并葬所所在又言田妃陵墓甚壯麗

苟帝后合葬於此。尙不失體制。一桂乃與結盟。爲兄弟。出橐中金千餘。更往明陵。探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宿草未青。土痕猶濕。不覺悲從中來。念二百年帝王末路。乃至於此。古人謂一盂麥飯。幾樹冬青。今且并此而無之。能勿傷感。中涓邢乃言漢家故事。梓宮須取東山之木。輪囷合數人抱者。空其中。飾以丹漆。聖灰奢者。則雜以金玉。外施金臺銀閣。以爲之座。及葬。則隧道通宮。明器畢具。刻木爲宮人黃門狀。甚則殺人以殉。魚燈石馬。羅列隧前。百官負土爲墳。各種一樹。以爲紀念。今羣臣皆諂事新朝。勝國典型。誰復記憶。縱有三三遺老。憑弔夕陽。亦不過淚灑千行而已。一桂聞言。欷歔不已。旣而奮然曰。小臣無狀。寧毀家爲此義舉。願黃門左右翼我。則感且不朽。遂先鳩工起土。出舊梓宮視之。則業已朽腐。木柿片片落。啓棺視之。帝后顏色俱如生。惟冠服黢黯。蓋當時草草成斂。不知何所拾得。敝服妄以施之。聖體也。一桂悲悼者久之。中涓邢亦伏地慟哭。卽挈金往市中。與某商訂購禮服儀品。某商者舊爲尙衣司。供奉稔知宮中儀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一桂往返與之密商。某亦義形於色。願以半價成全。一

桂之大舉一桂感甚先是中涓侈陳葬禮服物約需二三萬金一桂以爲先帝儉德昭著天下不宜過奢以損盛德乃參酌奢儉之中某商亦深然之因起田妃墓土鑿山鑿石入羨道中拾級由隧下若干方積始發見甬道納陛而升中爲正殿列俑成行衣履執器如生人旛綽帷帳之屬悉具前列祭品簠簋完好銀釭膏火一滅也朱漆梓宮居中鍾簠無恙旁羅殉葬之玩好物甚具一桂因與中涓商將帝后新作梓宮昇入乃舉田妃棺移於右而以思宗梓宮居中周后居左布置略定又因田妃有槨帝后俱無爰議以田妃槨與周后而爲帝別作文木之槨飾以鈿漆費用不足則中涓復引義士孫繁祉劉再昌等捐集數百金槨成始安設妥帖增購牲醴楮帛金銀鏤錠之屬奉奠策祝繼以哀哭中涓義士而外勞役者數十人莫不酸鼻流淚附近居民爭來致弔轟動隣邑縣官聞之若有所感乃使吏目某開具支費將爲之請於朝發給庫帑一桂力辭不受仍挈襪被與中涓偕遁至遠鄉吏目覓之不得也人問其故曰滿清虎狼吾何必以清白體供其魚肉且卽不得禍而假先帝遺骸以沽榮名尤不忍爲也嗟乎較之冬

青樹故事其風義有過之微青門一記幾使此舉湮沒無聞雖有藏祠之筆記誰睹之而誰傳之是可慨已

（二） 九王軼事十則

清初宮庭。謗亂貽譏。千古史臣因而深諱。不敢施一直筆者。惟睿親王多爾袞尸其咎也。多爾袞爲清太宗母弟。行居九世稱九王。或曰貴時人稱九千歲是也。太宗既崩。福臨尙幼。遺命以皇母弟攝政。仿周成負展故事。然某君秘記則言太宗深惡多爾袞。遺命並未及彼。且相傳太宗暴斃。乃多爾袞賄內侍毒之。宮闈事秘。史無佐證。未敢斷也。要之多爾袞樹黨自固。宮闈親近皆其心腹。故能傳受遺詔。大權獨攬。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先是中原甫定。南方諸遺臣輒興兵倡義。宇內騷然。不寧。福臨幼弱。未親政。多爾袞借軍機重要爲名。出入宮禁。如履帷闕。博爾濟太后與多爾袞福晉本同姓姊妹。親密如家人。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簾之意。因祖訓所格。恐宗室中轉有挾此名義別生枝節。以搖動福臨之位置。於計殊不便。多爾袞夙見信於博爾濟太后。乃獻計用攝

政制而許以內權讓后一如太宗生時且其利益有突過者故博爾太后深喜之又多爾袞貌英偉長臂善射儀表不凡詔事博爾后無所不至博爾后深信其可恃故外內聯絡情逾骨肉或傳太宗未崩之先多爾袞卽通於后特迹尙未著至福臨卽位始覲然不諱顧遵漢制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雖攝政仍援君臣之義不廢拜跪之禮每入宮或遇燕見攝政王須北面而朝博爾太后心惡之下詔風諸臣議崇攝政王典禮內三院首以皇叔九千歲之禮進多爾袞冒昧不察遽受其策及行禮諸臣一跪三叩首而朝帝后時仍不免北面一日太后與多爾袞同游海子並輦而行侍衛前奏事俱先帝后而後及攝政多爾袞偶有奏對鴻臚贊禮者猶三呼跪拜如常儀多爾袞心大不懌翌日使人謂太后曰予終不能與太后共享安樂以予爲職分所限君臣安有敵體方今心勞多病請罷攝政職出宮閉門思過不復能望見太后顏色矣太后得奏心大懊喪乃立命內大臣某往攝政王府議下嫁事且命內三院擬稱尊皇父大典時明臣陳之遴爲大學士咋舌曰此禮亦可議乎滿人撫其言入告太后

大怒命卽論死以示威會有救之者謂下嫁大嘉禮不宜用刑乃降譴戍編管三姓城於是無敢持異議者時策書出內三院漢臣某手或曰襲芝麓尙書策引周旦姬文浮華滿紙自是羣臣朝賀咸先皇父攝政王而後及帝凡章表一切咸稱皇父矣福臨少長心知其非凡閱章奏有皇父字輒廢閣不閱或遣內侍送多爾袞處顧福臨性沈默好佛典有怒輒隱忍不發旋以多爾袞征討有大功諸武臣咸聽命四方未靖恐投鼠傷器且不欲傷太后心乃有醇酒婦人之意如漢惠帝故事厚寵董妃輒不視朝及九王敗始稍稍問政事

清太宗后博爾濟氏有殊色肌膚如玉宮中私號之曰玉妃初僅爲才人慧黠有智謀言輒稱太宗旨世傳以薺汁進於洪承疇說降遂盡得關外地卒覆明社其功不在開國元勳下也玉妃旣得參與帷幄機謀權力日進又以生皇子福臨故遂得正位爲后有妹嫁九王卽多爾袞福晉貌亦殊麗白皙光豔與姊等人以別於后故彼曰大玉妃而此曰小玉妃兩玉妃初極相得洪承疇之降也操此秘密勝算折衝於帷薄內者蓋

小玉妃亦爲之疏附焉。太宗固知之，以故待九王亦特優異。旣都瀋陽，起居儀從漸仿漢制，官禁稍稍森嚴。獨九王以參與密謀，故恒出入自由。太宗頻年用兵，東征西討，幾無一日安處。旣服朝鮮，轉師入山海關，圍京師，輒經年不還宮內政瑣務盡決於九王。而實奉大玉妃意旨，逢迎無所不至。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宮中，經旬不歸私室。小玉妃遣人探之，輒言軍國要事，日不暇給。况外出則恐犯漏洩之嫌，不便小玉妃初信之。旣而人言藉藉，頗多穢聲。小玉妃乃親往宮中以請安，爲名偵察動靜。大玉妃匿九王他所，不聽小玉妃入，且不與之面。遣人傳詔曰：「皇帝有旨，不奉令而擅入機密地者，殺無赦。」幸福晉自愛小玉妃，大羞憤，欲自裁於宮門。爲左右所持，乃勸慰之，使歸。自是玉妃姊妹花變爲仇敵矣。會闖兵破明都，吳三桂引滿兵入關，未發小玉妃賄某王進言於太宗，白大玉妃九王醜狀，纖悉靡遺。太宗震怒曰：「朕不處分此獠，何以取天下？」乃命返師瀋陽，欲先正宮闈而後出兵。取明還宮未踰一日，以暴崩聞，人皆疑爲大玉妃及九王所弑。但其時九王黨羽頗盛，莫敢攖其鋒也。旋奉遺詔，攝政師入燕京，遂恆居宮。

中政事機密。大玉妃一以委之。公然帝制自爲矣。小玉妃既抵燕京。恚不往朝。太后或勸以掩飾朝廷耳目。不得已。乃一往。太后方與九王宴樂。乃命宮人引入他室。卒未一面。小玉妃擲冠而起。大肆詬厲。宮人咸掩耳。或以報太后。太后欲使武士縛而辱之。總管某進曰。此所謂播惡於衆也。且太后有殺妹之名。不可不如使。使父裁之。太后乃命多爾袞先歸。使人傳召小玉妃。不信。以爲九王尙在宮中。特太后之黨弄已。堅坐不返。必欲太后面見。始退。久之。一侍婢持物入告。則九王之手環也。侍婢固小玉妃所親信者。始怏怏出宮。是夜小玉妃以暴疾卒。舉朝無敢發其覆者。及睿王削號。後府中人始洩之。

當順治八九年間。九王權力正盛。舉朝翕然稱皇父。宮中游宴。則與太后同。輦並載。視福臨幼主蔑如也。一日海子中方作競渡之戲。江南總督獻老舟工十餘人。操槳駕舵。如履平地。太后與九王樂甚。又值浙中獻女樂。至乃命開筵奏樂。豪竹哀絲。聲振林木。九王大悅。請太后同登水心亭。憑闌展眺。忽一舟子駕舟如飛而至。趨捷如水。鷗其勢。

直向九王方嬉笑。賞其健銳。舟抵亭壩。舟子躍而登。拔劍如虹。直刺九王。九王大驚。側身閃避。劍鋒擊中侍衛。斃焉。去太后僅數尺。亭外武士急起。持之。舟子始就擒。乃罷樂。撤戲。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圖己。不敢復與太后同游。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間矣。乃命嚴鞫舟子。則大言奉大將之命。爲清朝除元惡。而大將所主使者。卽今上是也。問官震駭。恐牽連成大獄。有傷主座。不敢以聞。僅言舟子素有瘋疾。忽眼花見龍袍舞爪形。欲攫己。故出劍禦之。賄舟子使改供。舟子誓死不從。九王令心腹探之。悉其狀。遂褫問官職。而斃舟子於獄。時豫親王多鐸在江南。兵權方盛。部下之在京畿者。其勢亦不下九王。平時頗與九王不相能。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鐸所爲。乃召之還朝。以覘其向背。或告變曰。豫王欲借清君側。爲名奉幼主以行。司馬氏八王故事。謀旣成矣。盍先圖之。召而若來。可閱兵南苑。數而戮之。不來。則密旨使江南總督圖之可也。及旨下。多鐸卽日還朝。九王不得已。乃借郊慰勞之名。大閱兵南苑。多鐸旣至。從容奏江南軍務方棘。而忽命北來。何故。九王若有慚色。良久曰。吾兄弟凋零如此。瓜爾佳之系。惟吾子二人。